

妄

妄

錄

妄妄錄卷七

目錄

局賭鬼

空中訊問

冰窖衙衛鬼

刑曹鬼

白屁股

憐才鬼妓

金瓶梅
卷一
茶毒慘報

敗棺蓋

火部鬼卒

報怨鬼

僂鬼

鬼俠

賭幣鳴悲

討債鬼

鬼由人興

假神眞鬼

偷糞鬼

鬼畏人謗

猫索婢命

魂附乳嫗訓子

魂來拜別

鬼與鼠皆能前知水火

冤鬼

衣冠鬼

鬼打仗

問路鬼

佔墳奇報

節婦歆祀

鬼擊生疽

鬼打譁

公門陰德

鬼穿下棺時衣

妄妄錄卷七

吳縣蕉圃朱海著

局賭鬼

閩人唐樹亦舊家子蕩廢先業嘗設局誘賭以餬家口其妻見所誘賭客某揮金如土覘客如廁遂與私通由是每至夜半客輒以注付僕代博僞赴旁舍稍寐而與其妻淫媾焉未久唐樹死仍時往姦宿一日方低幃睡枕

恍見帳外有人窺伺審覩無影旣而高唐夢
醒忽見唐樹搴幃呼之曰邀得博友至不敢
輕擾坐待久矣今雲雨已畢請卽穿衣上場
大駭奔起其妻遽取几上茶甌擊之觸柱而
碎戛然作聲鬼卽不見噫局人之資其實賣
己之妻亦不僅設局誘賭之一流耳諺云酒
有德賭有品唐樹之頑鈍無恥抑賭鬼之品
歟長鼻子當請從受業而爲師乎長鼻子閻人稱善博

無敗

者

空中訊問

甲與乙兄弟也性迂僻而妬鄙吝尤不堪甲嘗念人得不衣食雖有陶朱復生其富應早着一鞭由是每愿身生毛羽以禦寒冷肺腑如秋蟬僅飲風露乙則猶以爲未足恒涉想愿如蜉蝣并風露而不飲甲聞其語甚妬無何乙羸瘠死家中蜉蝣忽多甲以爲弟之精

靈所化願其子曰爾福不如叔之子也叔死已化鰐鷀家業之隆屈指可待言次忽聞有訊之者曰爾身已生猪毛狗毛牛馬毛雞羽鴨羽雀鵠羽耶父子四顧閭無人踪

冰窖衡衡鬼

京師冰窖衡衡王氏宅有鬼每夜自階歷升至堂後去時届會試寓舉子八九人見而異之相約次日分伏堂隅俟鬼登堂羣起圍之

其鬼初如黑氣一團大如七石甕衆舉子旣圍繞黑氣忽聳高及樑屢躍不能出忽現人形猙獰醜惡衆舉子手搏足踢如中敗絮鬼窘甚良久忽批一舉子頰曰老一榜亦敢欺我遂突圍而去追不可及宅中鬼遂寂相傳被鬼批頰者屢試下第果以孝廉終或有言卽黃力園前輩庸初赴禮闈時事也

刑曹鬼

日汎

余表兄周樵林員外

言嘗入直時半夜

無寐獨自散步公廨見廡舍中有燈光射窗

窺視之見一人青面赤鬚舉筆踞坐如廟中

所塑判官狀案下披髮浴血者三五輩伏地

鳴泣大駭而叫一吏遽開戶出彼此相詢蓋

稿工吏在內辦秋審案方神倦伏盹几上聞

叫驚醒耳

白屁股

慈溪徐青巖薄遊蘇州假館薛氏掃葉山莊
清夜獨酌觀書忽見有物自門隙蠕蠕入薄
如夾紙飄颻間漸作人形居然一變童也徐
殊不畏曰奚奴方病不堪供役爾來恰好爲
我斟酒不應盛氣咄之忽披髮吐舌作醜惡
狀青巖大怒拔劍逐之繞室環走兒遽仆頭
足俱隱地內但露一髻其白如脂青巖笑曰
好白底股奈我不喜龍陽何

憐才鬼妓

諸生徐亦葭芥負才偃蹇赴試江寧半夜有
叩寓齋門者開戶視之乃一婉孌女子疑爲
居停眷屬吃吃相詢女曰妾鄰妓也憐足下
懷才不遇終年矻矻孜孜到底秀才康了今
夜月色甚佳不如收拾咿唔放清詩酒及時
行樂莫負良宵隨一小鬟攜酒果踵至徐曰
措大囊澁一文老死蠹魚未慣綺羅香韻不

比東舍張監生風流年少富亞陶朱正堪眠
花臥柳消受溫柔請從彼去勿孤盛意女曰
妾豈爲纏頭而來耶張監生銅臭妻幽冥陳
人生當下賤尙且見而欲嘔奈何秀才身列
衣冠雙目炯炯亦視牛作麒麟似此才長志
短斯亦不足憐惜亟攜小鬟出戶唧唧鳴泣
而滅

哭壽祿報

陝西白水縣民某其妻死遺一子一女僅三
五歲復娶梁氏女爲繼室梁美而悍日虐子
女髡烙敲朴體無完膚某不能庇一日梁方
曉妝忽聞身後有嘆息聲顧視見一婦人黃
額蹙頰流淚涔涔遂驚悸發狂自罵淫婢奈
何尋如蛇蝎殘我兒女衆始悟前婦之鬼所
憑也自此病癩往往褪衣令兒女力撻以爲
快或引錐自刺流血遍身逾年忽燒火筋自

烙其陰深入數寸而死

敗棺蓋

蘇州府學在城南僻隅其旁隙地爲田塍間
厝棺歲久骼暴者纍纍有門斗某半夜扶醉
歸途次遇一女子年可二十餘坐地啜泣嗁
嗁嗁嗁嬌媚可憐月光相映中見修眉濃鬚
雖敷荆裹布楚楚端好疑爲宦家逃婢四顧
無人游語慰藉與之撫肩摩胸亦不相拒因

街張富有適新喪偶請偕歸爲妻女子揩淚
捋其鬚曰果無妻耶母誑賣我門斗指月矢
誓淫心狂熾卽解衣爲茵摟抱縕綉良久恐
天明不能同歸竟負之行女子叫呼不肯亦
不應方抵家一犬咆哮奔前急釋女於榻駛
犬出戶返視女子乃一朽棺蓋明日跡其處
見一無蓋敗棺自骨已爲犬齧狼籍呼人掩
埋之終身不敢復行其所

火部鬼卒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一日蘇州南濠大火
自午至亥民舍燼至三千餘家有客載糖若干居某僧家前一日半夜起溺見一紅袍盛
帽人坐房脊上三五鬼卒如世公役狀手各持冊挨舍查閱貨物大駭揜戶就寢客稔吳
中多火厄陰疑之迨曙以糖遷易他所次日
即被焚其舊居僧家卻無恙蓋鬼神特使之

見異陰駛其貨歷於劫耳是日火至初更時
濃烟蔽天不見星斗中天忽有如昏黃滿月
大如五寸碗略帶紅色及火熄漸淡光而滅
郡人皆見之大抵火炁結精浮於上也

報怨鬼

汪容闢仲揚州貢生能詩博古詞詡以名士
聞天下而不修士行蠅營鼠鑽惟利是圖顧
善試人傲物不知者不敢測其涯涘士大夫

每強與友以其揖讓公卿間慮毀名耳平生
有三恨恨天使人必衣食而後生未百年而
卽死恨父母不爲生兩翅得翱翔雲漢不爲
生四足可日行萬里恨古人徒畱文章翰墨
無精靈出現與之談笑有三畏雷電雞鳴兒
啼妻有艷色而才謂婦人有才則無德筆楚
火烙無所不至寒冬以雪沃其背夏則逼處
烈日中凌虐而死純乎乖僻僞爲狂狷甲寅

夏謁某大條於杭州獨遊西湖流連時久城
門已閉無處栖宿將訪青樓問津間忽有一
人引至瑞英竹舍中三五女鬟臨門迓進酒
肴既具笙歌迭陳汪固見憒司空略不以綺
羅驚艷偶見壁間懸一敗棄金徽玉軫殆於
剝落乞諸鬻兒全不吝惜大喜所費纏頭無
幾獲此古琴可售千金也酒酣集茵庭下枕
乘對月而眠諸女鬟繞坐左右檀板再敲清

詛復起忽有數人洶洶排闥而入汪故隨一
僕與拒卽被殴仆搶攘至內搨妓四遁汪以
大僚故交恐嚇之若弗聞但言含怨三年今
日解后必少報也搜取脂粉錫釵羅裳綉袄
脇作女子粧收拾狼籍杯盤衆共喙飲使以
侑酒不肯拳足交加命危如卵乃覲然裝扮
歌舞筵舞席故習見聞幽意順情於鞋盃口蓋
雖衆皆瞋眉如戟腥臭不可近無可奈何勉

之而已衆喜爭呼爲汪姑娘汪嬌聲應之有笑曰足想見其三五少年時也宜各有賞勿被笑作窮漢各出白銀擲之地汪納之袖復勸酒一人大怒曰爾出入冠裳不知領賞當叩頭謝耶衆和之迨臂唾許將以麻索拴之又一人曰名士名妓與俗不同卽解衆絃繫之渠亦可小作謳以報宿怨也用力於縛覺純切肌膚嬌鳴乞憐間聽鄰雞喔喔恍如夢

醒知身臥溝洫而不能舉動迨天旣明僕亦
甦見主人穿綵紙裹袂面塗糞土臥一廁板
蛛網遍纏身體乃扶救而回

張鬼

人遭虎食鬼名曰張遂爲虎駢使亦如縊鬼
往往討替代者杭州有僧名智慧少年蕩檢
嘗客新安獨行山中渴甚自掬溪水飲忽見
水中所映已相人身羊首大駭行數里復向

溪中照影羊角宛然自惟平生無大惡何意
遽墮畜生道中而憶自早起程道路歷歷可
數身未曾死何卽輪迴是時百念俱集別無
願戀惟父母未葬兄弟幼弱又無嗣續欠張
寡婦利債不得償孤寡無以仰活累人尤非
淺鮮不覺黯然痛哭忽有一人拍肩曰行矣
勿自戚也因訊頭面作何狀其人笑曰吾實
係鬼山神以我歷劫滿又以君曾注某菴尼

許討替代虎故不食人凡人祫食者皆作犬
羊狀我特使君首化羊以供前溪虎啖也今
山神以君牽挂塵俗事不昧良心使我復還
本相行矣勿自戚也倏不見復臨溪水自照
依然故我不敢抵前溪卽奔返自此頓悟鬼
神福善禱姪之旨急鬻田產葬親償債爲弟
娶室延先人嗣續卽蓬髮空門今十五年矣
此事人多聞之師與余同皈依南屏佛齋和

尙知其終歲枯坐如偶或埋頭睡坦如漠如
輕易不吐一語四大不偶舉動成佛工夫已
造饑來吃飯因來眠矣

鬼俠

蘇州城內范莊文正公義田舊族遺澤祠也
中有先憂閣後樂樓閭無人居爲狐鬼所據
孤居先憂鬼居後樂各不作妖祟先憂每見
男女混雜作豔歌淫謫聲故知爲狐後樂則

貌醜啞啞恒歎歎歎息或悲歌慷慨知以爲
鬼其守莊奴某有女年十歲戲遊里中爲人
略去久無音耗其妻失女情慘氣忿私向樓
下自縊方環帶作繫樓上忽履聲橐橐走一
鬚丈夫突前阻之謂曰勿須死吾爲爾尋女
歸也其妻初疑范氏宗族因藉慰含淚入房
少頃告諸夫莊故無人來知有異因姑待之
其女被略已至吳江略者僞認已女賣豪右

爲婢立契畢得價遁而女號泣不知所謂主母方鞭箠戒之地中忽湧出一鬚者格杖相阻主母駭絕而仆少頃略者卽癩癘而來自陳略誘狀蒙右遂械送官繩以法關傳女父領歸

齒骼鳴悲

諸暨錢潤玉灌吳越武肅王三十二世孫慷慨好義恂恂有古人風嘗往會稽訪友途中

淫雨如注泊舟野岸黃昏忽聽嗚嗚哀泣聲
欲酸心鼻傾耳細審似有一人走慰之曰噫
水淹滿室矣我拔數枝蘆葦來略蔽風雨如
何互作問答呢呢不一爲之無寐半夜天忽
晴霽星月皎然啓篷眺望蘆葦蕭蕭四無廬
舍心大怪異及曙偵察夜哭踪跡見塚塚間
一棺蓋已朽腐骸骼暴露水浸棺中似風折
數枝蘆葦斜蔽棺上因詢之土人知朽棺乃

前村某甲父寢貧不能葬爲之鳩匠斲一巨
棺盛朽樞以埋之

討債鬼

蘭普方履恒

時憲

泗州天長縣監生恃才傲

物睥睨一世每思遍遊五嶽足歷寰區終歲

駢駢不憚跋涉嘗在粵之瓊州寓一僧舍先

有一人寓寺訊爲江右劉若水與新太守有

舊因太守未至暫寓以俟方以其行裝偃蹇

不過太守抽豐客心鄙之雖比舍亦少款洽
次日見其題壁詩牢騷惋惻頗興憐才之念
僧又告其窘況每旁晚出市上一餐飯終日
恒眠坐斗室中益器重其固窮時久雨方止
苦悶寂遂邀小酌敘談聯咏相見恨晚於是
過從無間每食邀劉晨夕晤對倡和甚歡越
數日新太守已下車促劉往謁踟蹰不去僧
以劉爲妄腹誹語刺方疑其衣敝履穿羞顏

干謁卽假衣冠僕從慙之行至午後去而復返詢其故翛然目旬日來感維遇厚屢欲誠告恐駭聽聞而事難克濟尙須鼎力成全不敢不陳心腹弟之訪太守是欲雪仇耳十五年前太守以令尹丁璽尋罷公悞部議降級補官調用任中衛空又容追到籍兼之私情累千追呼孔迫與弟有葭莩親但避鬻敝齋攢眉蹙額幾不欲生弟憐之百計張羅公私

稍有搨擋而弟爲之借貸以飲者代償予母
補瘡已無肉可剜矣彼時感荷之言甘於糜
肌粉骨後復與弟謀曰尙有老母不爲祿仕
并無以餬口且終逋累君能仗義更爲捐復
是築浮屠結頂異日必不相負弟方喜愛人
以德慨然許諾盡變家產與之深信仕宦者
駟不及舌亦不索券旣而得官楚之零陵令
弟代借債逋本利無歸官訟私追針毡難坐

束裝往從見卽冷淡倨傲告以近狀艱窘便
言忝在梓桑誼當作將伯之助但公私紛沓
難於從井救人視弟如秋風客往事竟如隔
世明問前欠不特不承且出惡言越日訟弟
代借之債由籍關追於零陵遽卽以弟械杻
遞回途遇其上官泣訴冤苦無券可呈官不
加察半途瘡死拋骨異鄉彼竟歷陞至太守
數年欲得而甘心奈渠出則吏胥排護陽氣

沖炎進則門丞戶尉呵禁不容公肯爲托舊
知作秋風客試往一拜械弟於扇匣送之徂
進宅門弟無阻也藉公得雪此仇必當報德
銜環結草異日有期方聞之靈筭不平至此
驚曰然則吾其鬼耶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
之時已迫暮卽秉燭相炤果無影大懼枯坐
神喪默無一言劉慰之曰勿怖數日盤桓孤
魂賴以不餓未遑感戴豈敢祟君良久方稍

神定應以所囑明日如其語備扇及字畫劉漸縮寸許入扇匣而去至則太守辭不見扇字亦卽返方悵事不諳矣而歸來啓視扇匣劉不復存次日喧傳太守暴疾死方恐浪前事攝褶亟他去

鬼由人興

某甲與弟戲束草爲縊鬼狀夜間置弟書齋門後弟故短視未之見少頃甲於已之寢門

後見一縊鬼燈遠模糊宛如所束草鬼疑弟
覺而潛置之恐妻見駭愕將欲取出忽縮去
驚絕奔叩弟齋視門後草鬼故往也

假神眞鬼

吳之葑門沈氏有女曖所私爲託神祟故作
痴迷獨居一樓絕人窺視飲食必進豐潔家
人但陳食樓頭卽急返若登樓則有戴紫金
冠穿綉綠祫少年拴五色鸞帶蠻靴底厚五

寸者蹴之下祈禳無驗父母莫如之何亦聽
之月餘後女正與所私褻狎忽見一藍面鬼
白衣白帽血污滿身手執利刃攀幃突提其
股將刃之大駭喊救家人覺異尚不敢趨視
而所私竊急大呼有真鬼家人稍近樓頭鬼
釋去男女卽裸而奔出衆集視之金冠綉袄
蠻靴鸞帶故脫床右姦狀畢露不知藍面鬼
何故發其私也

偷糞鬼

西湖上善庵前嘗泊糞農船一日庵中小沙彌與師立門外閒眺沙彌忽大聲曰老爺口渴請到菴中奉茶師視旁無一人訶之沙彌乃指糞船口喏有一人坐船舷上雙手捧糞水飲想是口渴矣師斥曰見鬼適有一行腳僧過聞其語合掌曰阿彌陀佛一勺西湖水難道不解渴究竟錢財如糞土莫將糞土

認錢財叩口糞水甜如甘露蜜也

鬼畏人誘

陽山之麓多鬼人莫敢行吳有殷鶴儕

上達

當持無鬼論月夜攜其子過之有叟古衣古

貌坐於樹下石磴子呼有鬼狂步卻後叟太
息曰子自揣爲人也乎哉居吾語女夫一陰
一陽固人鬼之殊分而良心泯滅血性全無
情其四肢素餐尸位倫常乖舛大詐若忠詭

計陰謀行險僥倖雖有呼吸之氣手足可以
自通殆更不如平鬼餐風吸露自在逍遙不
抗塵走俗不營私犯公所以陽世狴犴幽冥
地獄俱爲人而設幽冥之外無幽冥可知無
幽冥之外地獄以治鬼也其子曰吾聞陽山
之麓有鬼白晝經過良已草木風動皆堪驚
惕深夜之間猝然解后子之衣冠不時能無
相駭叟大怒曰呸人處名利場好作時世妝

逐羶附臭所在陷機穿曾不畏而稍退乃見衣冠不時獐惶鹿撞試思粉白黛綠卑詣阿諛之徒亡其家殺其身人耶鬼耶其衣冠時耶古耶吳諺曰溺鬼誘其曝死鬼應畏人何畏於鬼乎鶴儕拊掌曰亦何有於鬼哉若果有鬼吾亦使夫溺者誘以曝之叟吐舌及地曰子誠不畏鬼吾更畏於子矣唧唧作鳴而滅父子大怖挽袂犇回顧仆荆棘中頭

破血溢從此每遇未相識輒自驚疑

猫索婢命

王枕溪興仲家有小婢甚黠每竊魚羹食而委咎於猫家人不知也以猫殺之婢恒恍見猫來囁其手足頭面時發嚙語似若索命久之婢吐實

魂附乳媼訓子

余內族弟李滄雲曾譽以資爲官分發浙江

將往其子乳姪忽仆而起坐呼滄雲曰吾名
湯不利沮志黃泉爾捐官亦好但爲官貪民
尚有生路清而刻則民生路絕貪固不可清
亦宜清於已不可刻於下古今清吏子孫或
多不振正坐刻耳滄雲唯唯受命姪甦茫無
所知聲口絕似乃翁可見前輩義方之訓死
且拳拳也

魏來拜別

蘭譜王月樵上舍

芳澤

上海人同邑郭孝廉

體乾之婿因相距百里往必止宿一夜就寢
兒幼子拜於牀下訝其暮夜至卽不見爲之
心動終夜無寐次早呼棹急返途遇家人來
報子已驟病天釋氏謂子之幼彌皆索前生
債逋債完而去父母痴哭彼自憇然此子死
而來拜殆亦索逋者平然人還我債尙當焚
香頂祝豈徒一拜爲別哉

鬼與鼠皆能前知水火

歙縣汪古香上舍如桂居松山杏花春雨樓

言昔有奚奴臨溪浣衣聞水中語曰明日山水發好上岸遊遊訶替代驚奔而返奴年十四素未訥不苟言時適祁門蛟患古香頗有戒心是夜忽有鼠成羣而集呦呦唧唧攬不成寐益詫異迫明日疾風暴雨溪水漲溢十餘丈廬舍淹沒死亡不少杏花春雨樓水僅

及極未至傾覆蓋鬼有五通能前知鼠亦能
前知來避水也因憶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余
友錢書田家鼠忽多其書室聽松樓清詠齋
白畫鼠繞人足而行几陳書籍高尺餘鼠匿
其後可以手攬月餘後祝融燭虛焚及樓墻
而媳嗣鄰舍復建漸散去蓋鼠來避火耳

冤鬼

徐鑑塘學錄漸嘗言楊清恪公幼往鄉塾恒

遇綠衫女子嬌艷如花乘牆隙窺覩初惟目
久則手招公始終不顧一日拾塊擲而罵
曰妍皮裏痴骨公曰桑間濮上吾實恥之女
嘆曰今生不能索命矣散髮吐舌而滅可見
公爲一代名臣童稚已自樹立居心端正寃
鬼亦莫如何吾曹非禮之色豈可不慎哉

衣冠鬼

仁和周樹棠檀從京師回言馮靜山御史家

一僕忽發狂自撓曰我雖落拓以死究是衣冠何物小人乃不避路今若不憇爾竟忘爲下賤自撓至面破鼻血霑山謂曰君白晝現形耶亦忘幽明異路君隱形耶則君能見此輩此輩不能見君何以相憑其僕俄如昏睡少頃醒而復常此衣冠鬼與之論理卽解若衣冠小人則恐未然矣

鬼打仗

福建漳泉二郡民情驕悍聚族而居每有嫌
怨動輒械鬥往往經年累月糾結不已且有
死亡鬥時官亦不能禁制行旅阻不能前家
慎修訪戚龍溪夜宿山店忽聞兵仗格鬥聲
合店驚駭登牆覘之毫無所覩而戰聲甚近
至鷄鳴乃息殆積年鬥死之鬼爲厲乎

問路鬼

沈洛鯨賢書言其友某讀書山寺恒中宵不

輒吟唔一夜倦而假寐聞窗外語曰敬問先生往某村當以何路怪問誰何答曰吾鬼也重峯疊嶂獨行失路空山鬼本稀少有一二無賴賤鬼又不欲與言且恐謬指受侮因聞書聲揣同氣類故不避幽明異路特來輕瀆貝以告謝而去叶輕薄之徒遇有問津往往顛倒東西戲誑之是亦無賴賤鬼之流亞歟

佔墳奇報

有信堪輿說以古墳數塚棄其朽骨塋已父
母謂陶朱之富可採券旋居貨乘海舶貿於
東洋乃遇風飄失黑洋泊島深數年始得歸
初去年餘其家忽見倉皇夜歸曰我被盜劫
貨去不能返因亦在海爲盜劫殺人今事敗
倖逃聞被執者已供我姓名里址飛檄拘脊
屬宜速自計俱死無益也揮淚竄去合家震
駭一夜星散次日鄰人怪其日午不啓戶推

之乃虛掩呼之無一人不明其故地方稟有司檢什物造冊封之親族疑懼亦不敢出爲理迨此人旋里見屋閉官封詢之鄰人告以久遁呈請給還官轉詰全家夜逃故邀親族環保所挾背耗盡及領回屋物不惟廢壞且遺失大半兩年後過鎮江遇妻爲人傭嫗乃知其故流離顛倒子文尙不知所之有知其佔墳者悟鬼之報施也上海喬利川言

卷之三
節婦歆祀

姊丈彭研香叅軍

紹詒

言有客自京師來聞

鉅野縣學門斗某典守節孝祠卽家於祠內
比值秋祀門斗夜起洒掃其妻猶寢似夢非
夢見祠外坐二神將金盞羽甲數鬼卒伺候
左右婦女數十輩瞻袂入心知神降亦不恐
怖內有舊識二貧媼知其未邀

旌表訝問何以亦來一媼荅曰人世表題豈

能徧及窮鄉貧戶在在湮沒鬼神矜憫苦節
雖未邀

旌亦招來饗若冒濫

恩榮雖設位祠中反不容入嘻鬼神善補缺
陷揆理合當如是

鬼擊生疽

吾吳村氓童稚皆知敬惜字紙紳士公立惜
字會屋人檢拾彙化洪爐鼎元連綿不絕殆

亦天之報施以勵善人也前年聞有楚客在蘇開行收買字紙改造拭穢礮紙併利元妙觀惜字會中所雇夫某收紙私賣行客忽癩癩言彼藍面鬼擊其背跪地自陳賣過若干背上旋生一疽瀆大如碗醫者束手道士代禱令其倍買字紙焚化滿楚月餘百方調治始痊不久楚客失火焚死言冥報者津津噴噴比晤梓桑人訪之尚有收爲鞋底北寺內

有名超缸紙坊仍改爲草紙及糊面具板不
倒裏襯作踴造孽不一而足願吾諸同人薦
言勸化設法杜絕功惠如恒河沙數

鬼打譁

蘇人范松年集秀班大淨進揚州江鶴亭方
伯君德音班名冠一時又善說平話詼諧解
人頤言自中秋獨行郊野金風謾謾皓月隱
隱忽遇一舍香花燈燭瓜餅茶果沿門供月

其聯對器皿頗事精緻主人危坐鼓琴因蹲踞樹根以聽忽有老少十數輩來撤琴延坐羣譁曰好排場獨自作樂不如大衆同熱五探壁上絃索蕭管陳几吹彈主人旋出酒肴以餉有二人相戰各有幫糾觴政或商榷耳語當出幾指咱呶甚豪一鬚禿者厭其聒耳不能聽樂咬吱嚙嚙攤手跳腳鬚頂血逆若將出火海戰者遂爭詈吹彈者幫護鬚禿互

相毆打因上前拉勸皆應手倒地轉瞬并屋
宇俱滅乃知遇鬼排場鬼作樂鬼鬧熟鬼幫
襯鬼喊哩鬼商量鬼火冒鬼相罵鬼相幫鬼
相打也余笑曰絕好一個鬼打譁

公門陰德

昔在淳安幕中紹興后馬周沙舟言其族人
在杭州旅館忽見二隸持票來喫一係錢唐
縣添差私罰令與素交不解何事竟弗稍徇

情面添差協解身不自主茫茫隨去憇黃沙
蔽天耳畔轟轟如御大風途中所見城市皆
非平生經過抵一大署門額楚江王府隸另
交人看守轄門號舍心知已死無可奈何亦
姑聽之良久同十餘人並進堂上一官亦時
世裝侍從森嚴勢甚赫奕唱名押跪墀下吏
抱紅黑文卷用算盤互相乘除似稽生前善
惡功過堂高墀遠官吏言語不聞但分別輸

迴六道押付地獄高聲傳語同冤墀下乃得了了心正惴惴忽傳上堂設牒勸向而前官
姦顏曰汝免遭佃久脫累多人應延壽一紀
增注食祿命卒速送回陽卒卽挾其疾行黃
沙昧目難開逾時似被空中拋擲豁如夢醉
乃知死已三日僕人報家親丁未到故未殮
耳其免追佃久蓋在嘉興縣幕司度支辦抄
案抽減各個戶欠冊免其株累可見公門陰

德增祿延齡不自關心福緣錯過

鬼守下棺時衣

臺灣林爽文作亂吾蘇蔣某死於難同寅殮
厝未通音耗其弟忽見慘沮而回身穿嫣紅
青褂顯舊釘補子痕布裹其頭曰我被賊匪
傷害棺厝臺灣府城西僧寺上有標題銜姓
易於尋覓汝可取歸與嫂合葬我無後應分
老至器皿與爾子爲我雙祧可也倏不見後

往扶櫬過其母僕言下棺服色無異時弟有二子以長繼立不久次子死竟雙祧鬼其先知矣又羅掌翁家中元祀先新屋無錫小童十歲兒之忽言好多客大熱天男女俱穿棉衣還有官蟒袍補套太太帶鳳冠着綉袄像新娘拜堂呵去之秋陽杲杲其祖先家庭享終穢穢而來不易紗縠殆常穿下棺時衣服

手

妄妄錄卷八

月錄

勢利鬼

牛魂報恩

鬼鄙蕩子

劉窮鬼

忍辱解冤

體內鬼

郭棟亭

鬼財主

嘴蠅

善爽鬼

危亭題壁

溺鬼逐人

癩兒

雞離鬼

謝小妹

蔣竹所

中菌毒鬼

鬼摸頭

鬼師

鬼仇訐私

酆都鬼

情鬼

鬼不能拘孝婦

才女鬼

活鬼

鬼訂後身緣

遷孝免罪孽

妄妄錄卷八

吳縣蕉園朱海著

勢利鬼

王月溪甫曾吳縣諸生零落舊烏衣也居昇平坊相國舊第日能見鬼嘗言街市道路往往騎肩接踵究竟虛無縹緲所以無礙人行其勢利殊可笑若見人衣冠濟楚氣宇軒爽輒讓道而避人或偃蹇潦倒衣敝履穿豈惟

擲捨之或牽衣不與行或絆之使跌且以穢
物汚其頭面手足引蜘蛛塵埃蒙其眼若持
金帛行者則望塵而拜矣鬼喜伺聽人言語
曾遇一女從蜀中歸途次把臂訴契闊方纔
述比來艱苦狀兩兒覬聽已悉卽拍手笑以
柴薪挽結懸其帽簷及述遊懷已倦幸囊尚
有五百金欲市半頃田灌花課子以盡餘年
鬼卽再叩若謝過狀友鬍鬚落腮言笑凝沫

星星鬼爲之拂拭及去猶跪拜於後良久而
起噫陌路同行毫無干涉作此惡態殊令人
不解月溪比歲家徒四壁手上金跳脫粲然
而黃知好者恒勸易金謀生計皆不應蓋以
此金物禦鬼之侮弄耳月溪又言人家廁間
厨下恒有鬼是固不但勢利鬼滿道路臭鬼
偷飯鬼亦何處無之

牛鬼報恩

劉老者遁其名途遇一牛將就屠憐其羸
解衣質錢以贖歸畜之外廄明年疫死家人
欲取其革不許匿於廢圃後破盜揮斧破戶
祛篋搜財一家遭其捆縛格斃遍至劉老潛
伏廢圃草莽中聽所爲而已盜卽里中無賴
知劉老有窖金遂遍覓之迨將搜得之時圃
中忽湧出黑氣一團盤旋不定有病犬臥焉
不已瀕死聞盜警力奮不起瞠目嗥狺聲亦

漸嘶黑氣觸之卽騰齒跳擲怒吼而前盜挺
叉交下略不稍避盜竟負傷竄逸追至門外
觸仆一盜僅以蹄壓之盜不能轉動迨天明
隣舍共至執盜跟緝悉獲伏法劉老乃免於
難而病犬死瘠存皮骨呼之返一步一蹶其
夜間之猛如噬虎殆所瘞之牛魂附於犬也
夫牛犬之報德者數矣尚矣故冥可以人不
食牛犬謂持牛齋亦錄功抵罪而屠者每得

卷之三
條報冥罰不爽

鬼腳蕩子

某甲賈人子其父力勤齒積頗有資晚歲得
甲變如掌珍每念家世微薄以甲幼穎慧延
名師訓讀恭望得一科第而甲舉業亦可造
就特喜狹斜遊父師督責僞託以文會友終
日出外其踪跡實在青樓紅袖間耳父死恣
逞花柳呼盧喝雉無所不爲家業斷盡妻子

凍餒弗顧也父嘗有友家山東誼甚摯曾負
千金以友家中落作焚券義及是蕭然因壁
計無所出鬻妻裘釵促裝去而恐其不承僞
立舊券以挾之至是各道近狀出券索逋友
憮然曰債實有之券則僞也初以家落承尊
公焚券義原不卽圖報還今故人子貧無餬
口安敢昧我心請少緩當竭產以償越日盡
鬻田畝得千五百金與之曰幸指一本半利

俾足下易恢先緒勿再戀烟花家口綦望宜
速歸是下年已壯博一秀才恐誤今歲秋闈
已代納粟爲監生俾早赴鵬程紓青紫佩印
綬豈特慰尊公於九泉故人亦有光也卽日
祖餞與銀及監照以行而甲於東昌城外復
惑溺一妓潛踪兩月餘掉霍旣盡鵝母詞逐
時秋闈已近妓僞許以嫁勉其卽就北試與
之矢盟誓不復接一客妓割香雲一縷甲敲

齒牙一枚互爲表記生死以之旣促之行猶
可嘆得志後母貽秋扇之悲甲於時亦發憤
奮志將謂鶻薦可期唾手而得慷慨出門揮
淚珍重竭蹶先至保定訪其父執某告助資
斧抵京就試甲雖穎慧荒於嬉竟不第落魄
回南痴心猶望麗人可託足也至則貴客在
座衆擯之於門外大怒而罵撞突堂上出髮
索齒以質前盟茲命侍兒取齒一小盤與之

日齒何足重哉自檢一枚去甲始悟妓輩之
詐也痛涕而出中途行裝罄盡乞食以行夜
宿一古廟見一襪縷者先睡熟神座下甲卽
於左廡藉草臥半夜聽廡後淅淅作響頃卽
二人跋索出曰窮賊跋堂是渠無可奈何也
鴻子距廡曷不錘楚之遂共毆沙泥污穢捽
塗面月下審視醜惡非人大駭而叫奔及
門座下齋樓者竄出撞仆於地甲遂昏厥

賊故久宿此心知地僻鮮人至乃取火救甦告所遇襪縷者曰我誠作穿窬良非得已也鬼神既憐我曷不與以立錐地耶甲請教以竊之術不許佽助返里門噫梁上君子亦慨然有義矣顧蕩子鬼亦鄙之能不戒之哉

劉窮鬼

某商富甲里閈自恥家世徵賤恒望子讀書致貴而子故頑鈍第鄙吝有父風商以爲賢

而所傳師甚嚴每日課文一篇不就輒鞭楚之子不勝其苦初嘗倩鄰某生捉刀塞責而生每文索餳一兩商子旣吝費又惡其才難一日遊南禪寺見一人披百結衣曳破履穿出雙趾吟詩題壁訊之寺僧僧曰人但呼爲劉窮鬼不知何許人日來寺中坐臥塗牆污壁不慮人厭光景想是窮秀才耳商子因與語倩其作文卽慨然揮毫不點一字師見其

所作文大喜以爲竿頭有進明日師出題又
私往尋之劉窮鬼方鼾睡寺廡呼之醒大怒
曰帖括釣功名餌耳非若吟咏足以遺情寫
怨吾世外人無所用之昨日之作不過偶爲
游戲而已足下富有銅山鄰生家徒四壁便
破慳囊市其文以贍其家亦無不可奈何以
余文不索鑄復固以爲利哉商子以其知鄰
生事揣必啖以利而詎其窮肌膚已餓損定

對錢市食不敢再作喬因出錢百文曰嗣後
百疊爾文一篇百錢定價子藉此足溫飽矣
毋失此機以貽後悔窮鬼大笑曰子以千金
市我文吾不能攜金歸泉壤故不願市賦長
安特笑爾父子積此金穴迨一棺戢身萬事
都已誰爲爾輦金致泉下耶亟去毋嘵嘵信
狺銅臭薰我遂以錢擲堵下商子愧忿詬詈
窮鬼曰貧人仰爾富爾可欺挾之劉窮鬼乃

鬼之貧窮者不可以概觀其不爲爾厲集我
生前未擁金穴不慣作惡伎倆耳拂袖而起
倏滅地下

忍辱解冤

徐受天叟之金闇人嘗於市上遇擔糞者傾
污滿身徐念擔糞窮民諒不能賠其衣履含
忍欲走擔糞者反誣其撞翻揮拳大罵掙脫
而竄猶追逐里許衆爲之不平徐狼狽至家

更衣浣體妻孥怨悵以爲不祥徐亦怏怏第無如之何而已至半夜忽聞叩戶聲甚急枚視之則擔糞者沟澗而前囁嚅不語徐訝曰吾不責汝賄衣履歟我罵我忍而避之亦可已矣奈何又寅夜而來答曰吾與君有宿世仇日間以君避我我已死我家貧無棺木殮君能殯我請解此仇若得更恤我妻子且當報德矣言罷大哭燈光慘碧相對寒凜徐已

戰慄聞其爲鬼益懼因曰當如汝言擔糞者
遂告其姓名里址大嚼而去徐次日往訪果
如其語竟厚殮之并賂其子十金營小貿販
以贍母嘗以此事告人曰苟使一時之忿不
忍辱遠避擔糞者死於吾手吾已繯首市曹
矣

懼內鬼

杭州天四者狡悍無賴所至兒童走避雞犬

不寧而獨畏妻如鼠見猫帖然而伏妻年四十餘麻臉爛眼醜若無鹽而故好塗脂抹粉目腳五尺長綉囊烟袋石裝艷服媚作妖熊以雙扇斜掩露半面窺往來過客嘗誘入宿吳四見之不敢禁也晨夕詬罵其夫稍不當意束青竹條三五枝喝吳四卸褲伏地鞭其臀腿聲聞鄰舍吳四哀呼乞恩怒或少息若挺然忍楚則又怪變百出一日削木尺許圍

圓三四寸命名本先生插其糞門採拔數十
百肛爲脫落淹淹垂斂夜復鞭楚之且用筆
管六枝櫻其十指乞放後又以圓木將插其
臂吳四情窘開門狂奔行二三里似有人從
後追至回視乃一婦人以杖相逐月光掩映
覺苗條少艾不似其妻復振雄威盛氣咄之
女卽棄杖而退吳四方一住足轉覺懶甚跬
步力怯時已半夜又無投宿處忉怛萬狀欲

覓自盡奈無可死計因拾婦杖作拄勉強復行里許坐地少憩覺墻下有飲泣聲似一人亦負楚狼狽訊之支吾不答但泣更哀良久轉問吳四曰汝一路來曾見有持杖相追者否答曰有一少婦泣者唧唧作鬼聲疾逝而滅吳四乃悟前婦爲鬼妻慨然曰鳩盤荼大勢力幽冥不衰便尋死路亦屬無益揀做老龍陽消受木先生去仍含淚歸

郭楨亭

郭楨亭錦余壻序宣錦之長兄也工詩善畫

倜儻風流年二十二積勞死有齋曰鳴秋山

館是其日常坐嘯處死之後同人有黃公虛

在之慨以是局閉日多大弟雨岩錦篤友子

以楨亭所遺手澤依舊鋪列几榻時進焚香

掃地每往啟鑰輒聽內作繙書弄琴聲或抽

牋閣筆響有邵秋山琥爲楨亭中表弟亦善

畫一日與余同坐鳴秋山館中適見余山行
詩有一樹綠楊橫釣艇數枝紅杏護山家之
句秋山以爲詩中有畫欣然作圖鋪紙濡豪
畫未及半旋有邀共葉子巖遂局戶出晚間
秋山將攜歸就燈下成之乃見淋漓滿紙圖
已成矣第設色黯淡如紙背印出狀家中旣
無能畫者而筆意又酷似禊亭共相駭異同
人復爲賦詩紀事余以此圖什襲數載客歲

復舟沫涇與其生前所贈詩畫悉爲河伯奪去追今撫昔倍增雲散風流之感

鬼財主

甲寅夏涿州大水江浙京報不通者累月有災民某甲行乞至閩風餐露宿無所依棲一夜見兩人手中各持一物途次相遇互相詢問皆言從某財主家分得尋別去甲大喜意謂有財生處地方豐美足以倚賴與一人同

行遂乞指財主處其人指路旁門戶曰此某財主彼某財主富室接壤門宇甚卑陋復問此輩家各有米若干倉銀錢若干庫則曰此有數百籬鄉按閩俗之鄉民鬻糶米穀不按斗解曰筭曰管兩筭曰一籬幾管曰一斗大小不等與倉錢有錢者下貫大斗解異故輒自謂幾籬鄉彼有錢者下貫大失所望而腹餓殊甚適見一舍門半啓有班白翁挑竹燈向外靜坐其人指曰是大財主且好善樂施可與謀也因入戶相告翁蹙然

日家門不幸兒孫輩年各長大錢樹子倒矣
向來心素已違若十年前三文五文儘可通
融今則已之一碗麥飯半陌紙錢久不得餓
且不可忍將何物啖人耶甲聞麥飯紙錢語
訝曰是何言哉翁其鬼乎翁慚沮不語大哭
而滅

嚼蛆

吳人閒談謂嚼蛆以其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耳有金鶴亭
永齡
詠詣善謔畢歲周旋朋友

間惟以嚼蛆爲事一日訪友蠡口泊舟小港乘興步月忽聞村舍誼笑聲窺之見三五老少席地小飲門故虛掩遂闖入曰不速之客一人來衆延坐互通姓名後言笑卽涉謔謔主人遙曰吾輩嚼蛆下酒不知遠客到有酒無肴奈何鶴亭曰吾口中蛆如恒河沙君輩喜嚼且可共嚼之有酒足矣奚用肴核爲衆

大笑劇談半夜莫不冠纓索絕一人謂鶴亭
曰今夕之語誠海外奇談也嚼蛆至此臻化
境而無可嚼矣曷不聯吟嚼蛆詩一首亦效
醋秀才風雅衆然之共聯曰聞道嚼蛆好逢
人便嚼蛆有蛆無不嚼但嚼便成蛆嚼到難
於嚼蛆成化外蛆非蛆耐咀嚼吾愛嚼吾蛆
詩罷復縱談鶴亭因飲冷酒屢欲噦吐索熱
茗不得乃辭出衆送出戶卽大嘔次早憶遺

扇席上復登岸往取但見榛莽荒墟並無邨舍扇在敗塚間耳

善爽鬼

新安汪一峯逸其名舉博士弟子員苦貧不遇浪遊浙江隱於傭能詩善畫梅花蕭散有致士大夫見其著作多有慕一峯之名而不知其溷迹也余嘗遇於杭州裝潢家相見趙超慨然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嘆時值秋闌

放榜聽人劇談名場富貴一峯慨然曰二十年前心事亦望賜撤金蓮炬送歸翰林院自遊黃山遇一老僧借憩樹下與參禪學覺夫榮妻貴酒酣更不遠邯鄲夢醒時矣因詢僧作何語曰此僧殆仙也別去行數里見前僧已坐化茅籠衣履色笑宛然而蠟蛸滿鬚苔蘚生其破衲駭而再拜所以不卽薙髮入山徒以老母在不得不作甘旨計耳再詰僧所

與語但言恐違時俗不復吐一辭按海錄碎事載人之餐氣學道功行未滿不能尸解成地仙其精神嘗守軀殼往來不出軀所數里間名善爽鬼一峯所遇僧殆即是耶

危亭題壁

延平滄峽山中有危亭半楹壁上題詩曰雲籠月色樹籠烟孤雁時驚蘆葦邊苦憶金鉗零落處石闌坐到五更天此處四無人居旁

僅自楊孤塚疑似鬼作胡湘之鈞見而告余

溺鬼逐人

杭州淳佑橋東里有巨池曰楊衙蕩與清泰門之長慶寺中西偏廢地毗連土人偶有在寺行由徑者一日寺僧玉泉見一人袒衣取徑去一人垢面跣足踉蹌其後若遂前行者狀亦不之省略頃聞蕩間譁然呼救往詢之鄰人乃見袒衣者從寺奔蕩投中央已汨沒

衆急趕之起氣盡不可救始悟跣足逐之者溺鬼也寺僧懼累今已塗墻阻

癩鬼

劉善政江西安福人嘗過浙之常山夜宿旅店見一人方浴遍身癩疥惡難近疑爲店中人亦不問忽欲小便卽從牆陰溲之其人突起跳擲階上漸縮不見

雞雛鬼

王溪山

卓

松江世家子居西門外谷陽橋其

厨下嘗有雞雛聲啾啾然如數十口舉家怪異童僕輩夜不敢獨行厨有母雞每聽聲輒喀喀作呼籬狀一日忽見母雞抱雛三五頭迫取之雛卽入地而滅

謝小妹

吳人李良臣國棟居金閭門外每喜狹斜遊勾闈曲巷到處淹留後得謝小妹者鍾愛不

忍頃刻離遂裏足不他往而小妹重其情亦
肝胆披露卽以身許之誓不禮於某豪右牒
官拘捕良臣爲之百計保全於是心益感其
德兩情歡洽酒杯歌板間山盟海誓願生生
世世常諦姻緣奈撫母重索身價良臣力薄
不得娶且畏于父兄彼此私心不遂恒以爲
快相見時小妹輒雙眦縈淚撫兒愛鈔以小
妹痴情一人又恐忤豪右沾裾晨夕晤嘆之

良臣雖日費纏頭不得博搗兒喜色後搗兒糾游惰之民伏伺良臣至羣加毆辱計以絕其來良臣遍體被創欲訴有司究治乃恐株累小妹負楚歸家臥不能起而小妹偵知搗之計也復聞良臣創甚劇殊自恚恨私脫金約指咽食之兩日而死一夜良臣朦朧方睡忽聞小妹喚語聲開目斜視則坐床上訝其自來又恐家人見之囑藏夾幘小妹曰無妨

不得見也卽爲摩挲傷處如輕棉拂拭略覺安適自訴致死之由共相涕泣且言冥王憐妾本良家女誤墮烟花無誘惑子弟之心未害人傾家傾命離間骨肉故不與凡俗娼妓同科罪孽許卽輸迴投山西哈雲章爲女候給付文牒當卽行矣特來與君一晤倘荷踐盟幸不淪棄良臣且喜且愕枕上喟喟切切家人以爲囁語亟前呼之小妹卽去耳畔猶

聞其嬰嬰哀哭聲而傷處得其摩挲者瘦楚
頓止不久愈良臣屢欲西行相訪親老不果
去今閱十餘年矣未知哈氏女已字人否

蔣竹所

杭之西湖向多鬼錢塘門外爲洪因地尤甚
附近民家夜間有來叩戶乞火尋頭或邀赴
靈隱寺聽講經數羅漢或邀納涼釣魚丐酒
索食夜市貨物往往得紙錢談者噴噴不可

勝記仁和蔣竹所

恩培

於一指菴讀書僧與

同寓居者時驚奇駭怪竹所每獨行湖上玩
月至午夜從未遇異蓋竹所目不邪視口無
襄語言忠信行篤實自有正氣聾之耳

中菌毒鬼

蘭溪宰林春谷

元

吾蘇人言前在四川其兄

舊鹽茶道署內聞某邑民鍾六兒者食菌中
毒死後數日有鄰張三遠出歸未知其死途

中忽遇鍾六兒指山中菌味甚佳遂摘百十枚以襟盛歸其兄見曰此菌毒不可食鄉中食此已死數人汝從何處得之張三具以告兄曰鍾六兒正中菌毒死殆見鬼耶張三不信詢諸其隣果然始棄去余因記先大父仁元公集經驗良方有解菌毒法於驚蟄日取大竹截作筒去皮兩頭留節一頭開一小孔以甘艸研細末滿貯筒中用冰塞緊再以桐

油石灰封固浸大糞缸內一年將筒洗淨陰乾遇有中菌毒者取內甘草末一兩冷水調服立愈嘗聞縊鬼溺鬼張鬼討替代不意食菌中毒亦然前方解法甚不費錢第非預備不能幸仁人君子蓄以濟之

鬼摸頭

某甲與乙友善挾貲同往海寧之長安買米居積途中遇二鬼各摸其頭甲以爲不祥遽

返乙不爲怪獨往市立券米存牙棧價旗日落甲以爲鬼摸頭之徵驗也不一月杭嘉湖三郡颶風霪雨田禾摧萎泥中是歲收成大歉竟獲利可知見怪不怪未可弗信桐鄉顧夢庚茂才漢與乙比鄰爲余言甚確

鬼師

候選縣尉張初川

世忠

嘗言其友紹興鄭生

宗魯

結廬深山苦攻經學有一士人自稱郝

隱軒居鄰山時來推論經史每多翻去常解
遂拜爲師留居之一日見其所著幽聞錄一
冊酈問師其鬼乎乃作鬼語隱軒愀然曰以
君好學故來伴讀今以異物見疑請從此別
人與書俱不見初川曾述酈生論樂記中魏
文侯問樂一節言禮記雜出漢儒之手多錯
解脫簡不可盡信如云鄭音好溢淫志衛音
趨數煩志試讀衛之淇澳鄭之羔裘安得淫

志煩志慨之頗有新義

鬼仇計私

昔表兄陳永齋觀察

初哲

丁艱回里言有趙

廷以性爽直嫉惡偶見鄰婦與少年調笑
遽告其夫偵之有迹詭托遠出竊伺其寢壁
殺首官依律勿論越半年趙忽發狂作鄰婦
語索命引刀自斫家人力救仍囁舌而死夫
竊談閨闥已傷陰德況鄰婦有姦並非親屬

吳文金
卷八
五
應執遽以不干已事致伯仁由我而死是誠
何心遭游魂爲厲殆其自作之孽也

酆都鬼

余戚陶蘭坡二尹

澧

言聞有病中游魂至冥

見城市略同人世顧生平從未經歷惘惘不知所之忽遇亡友訝曰此地酆都也君未合死何遽來耶宜急歸幸遇我當送返途遇羣卒押數犯偕行友指一犯有鼻無口者曰是

其生時巧於應對諛詞頌語媚世悅人一胸
腹中虛若無臟腑者言是生時心機叵測播
弄是非一耳如猪肝兩片混沌無竅者言是
生時懷忌多疑喜聞蜚語一尻聳肩首垂膀
以手支柱而行者言是生前妄自尊大仰面
傲人一頭長二尺踵巨如斗者言是生前巧
于奔走捷足先登冥罰限滿輪迴卽生殘疾
談次友拉以力擲大汗而醒詞似寓言義足

懲戒也

情鬼

徽人汪小溟茂才

福昌

言于山東旅館門前

玩月忽遇一婦姣媚可人挑以微詞卽入舍

晤就訂其後會自云家在鄰近夫常外出有

牆缺可踰遇隙卽來詰其姓名邦族乃曰敗

節淫奔何必相告每月兩三至情好甚篤如

是半年將赴都門與婦詰別怊悵隨人作計

後會無期不勝悽惻婦忽嘻笑曰君如此情痴必相思致疾今當實告我鬼之待替也凡與鬼狎無不病瘵惟我相愛之深故必俟君陽復方肯再來有剝有復乃得無恙使遇他鬼縱恣吾湯早入枯魚之肆矣感君義重後宜自慎亦勿思我語訖散髮吐舌長嘯而去爲之震慄失魄以此心疑不敢稍近冶容然每一念及覺餘香未吳芳容如在目前不禁

憫惄嗟夫慾火爍精人且不可旦旦而伐之
況鬼之陰氣蝕陽乎故樂而不淫是真好色
真有情

鬼不能揖孝婦

袁月渚守中杭人工詩詞善小楷係春圃方

伯鑒之族姪因貧困棄儒爲道士住持吾蘇
府城隍廟有徒某私出遊山歸迨半夜不敢
叩院戶卽坐殿上止宿逾時聞鬼曰奉牒拘

某婦乃戀其病姑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
拆取奈何一鬼答曰因結精誠以戀病姑卽
孝婦與惡鬼捍拒不同不可率夜叉去宣稟
請弔岳帝延其壽爾勿孟浪似偕入丙殿去
卽寂然其徒惶懼急叩院戶而進噫人徒想
延壽孰知孝之延壽不求自得也

才女鬼

曾記表妹看黃若山

壽仁

抄歸降乩詩曰薄

命輕如葉殘魂轉似蓬練拖三尺白花謝一
枝紅雲雨期難久烟波路不通秋墳空鬼唱
遺恨宋家東并綴小跋云妾系本吳門家僑
楚澤偶業緣之相湊宛轉通詞詎好夢之未
成倉皇就死律以聖賢之禮君子應譏諒其
兒女之情才人或憫聊抒哀怨莫問姓名此
係縊鬼附乩才不下李清照令人可愛可憐
若山能詩工隸書篆刻雅酒量清談溯晉人

惜年未三十卽赴玉樓之召遺我翰墨手澤
甚多去冬舟覆悉付河伯念之憮然

活鬼

客歲聞金匱縣蕩口近村人負布米菜蔬入
城鬻賣往往四更攜燈而行時有遇林中突
出穿紅衫面白如粉散髮吐舌縊鬼見而驚
顫棄物逃遁迨邀衆返尋物已烏有後有胆
力壯者遇見卽以手執扁挑擊之大呌一聲

而仆駭愕間復出一男扭結索命乃知以妻裝鬼截掠行客者上海喬駕齧言昔侍其尊公諱照提督浙江軍門聞有暴空棺道旁裝僵尸俟行客近掀蓋立起向前撲抱無不棄其所有而去後遇調汎兵丁拔掛刀殺之此皆活鬼終成死鬼也

鬼訂後身緣

憶黃小華殿撰朝言其友施一貫江寧鄉試

見曲巷一女年十三四雙鬟嬾嬾姿致天然
不禁依戀若有夙緣賂媒妁計買爲妾見拒
恩不置越二年復遇於板橋畫舫乃知其父
母遭祝融虐貧不能自存旋相繼死女無親
族里中無賴略於青樓名小紅乃厚值購回
詎大婦悍妬遂居尼菴施怒絕裾出門旋在
都中質屋城外一夜小紅忽從床後出泣曰
自君之出妾卽潛逃奔走天涯今幸樂昌鏡

合撫其瘦骨一把淚眼毗紅泥濺弓鞋離披
羅袖以憐以喜瞖枕低幃小紅於雞鳴忽起
曰妾已爲鬼狎則陰剝陽爲君不利且畱不
盡之情結後身緣可也大哭而滅蓋小紅入
菴卽病死已半年不知後身緣三生公案如
何也

遷孝免罪孽

郊南楊茂才志溥言某甲病魂離舍至冥司

遇一吏乃其故友爲檢籍蹙眉曰子忤逆父
母法當付湯鑊獄幸壽未終且去俟壽終再
來甲惶怖求解吏曰此罪至重佛亦難度我
何能哉甲泣求不已吏沉思良久曰諺云解
鈴還要繫鈴人得罪父母而以父母孝順或
可懺悔挽回送之反汗出而愈卽向父母備
陳所遇從此婉容愉色侍奉惟順并戒妻溫
清無懈頗得父母歡愛及父母故喪葬如禮

年七十餘壽終想得悔艾挽回也